腊子口，壁立千仞，弹痕犹在。秋日，记者走进第76集团军某旅装甲步兵四连，远处山峦的轮廓恰似当年那座险峰。

90多年前，该连前身部队红一军团五团三连从腊子口攀陡崖、越险隘，撕开了红军北上的生死关口。解放战争时期，这支走过长征的红色连队再立新功，被授予“吕庄英雄连”荣誉称号。如今，伴随着改革强军的浪潮席卷，该连跨越千里移防，正向着新型装甲步兵部队加速转型。

营区宣传栏上，一幅手绘的腊子口战斗图引人注目。

习主席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指出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、走好新的长征路，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。“先辈闯过了硝烟中的腊子口，我们这代官兵，要闯的是转型建设的‘腊子口’。从传统步兵到装甲步兵，装备换了、战场变了，但‘敢当先锋、敢打硬仗、敢于牺牲’的连魂，一刻不能丢。”望着展板上红军战士奋勇冲锋的身影，该连指导员赵皓男坚定地说。

第76集团军某旅“吕庄英雄连”——

险关从头越　冲锋启新程

■陈　萌　费家凯　本报记者　李浩琦



“吕庄英雄连”官兵开展高原适应性拉练。

征程·奋进

“时代变了，但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永远不能丢”

凌晨高原，寒雾笼罩山谷，一场实兵对抗演练拉开战幕。

一辆辆新型步兵战车隐蔽机动，连长李航借着车内微弱的灯光铺开地图：他们要在拂晓前完成对“敌”前沿破袭。

沉郁的夜色中，一场雨夹雪骤然倾泻，让车载观瞄设备难以发挥效用。任务紧迫，下士吴世荣主动提议，为无人机加装夜视模块，打通空中侦察链路。

“当年先辈过腊子口，没有路就硬闯出一条生路。今天我们绝不能被雨雪绊住脚步！”吴世荣对记者说。

夜风正凛，在车外作业的吴世荣手指很快冻得麻木。他借着头灯照明，仔细调试线路、加装夜视器材。经过一番紧张调试，无人机顺利升空，不断为战车传回战场实时画面。

随着战斗打响，蓝方依托山地构筑多层火力网。连队官兵从正面轮番进攻，却屡屡遭到阻击。战斗陷入胶着之际，熟悉高原环境的藏族班长平措主动请缨：“我可以带领突击小组翻越侧面雪山，迂回至‘敌’后实施突袭。”

风雪呼啸，碎石滚落，山壁湿滑难行。趁着战友在正面牵制住对手，平措带领突击小组悄然登上高地，从侧后方发起突袭，一举瓦解“敌”前沿防线，连队顺利完成破袭任务。

“时代变了，但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永远不能丢。”谈起这份精神力量，指导员赵皓男为记者讲起了连队刚移防时的一段经历。

那次党支部会议上，面对转型建设的新难题，支委们个个面色凝重。“部分官兵固守传统步兵的思维模式，一谈及多兵种协同就心生畏惧。如果这些观念得不到破除，新装备的战斗力就无法充分释放。”一名支委率先道出心中忧虑。

“老的训练模式沿用多年，如果全盘推倒，会不会导致训练成绩波动？”有人问道。连长李航敲了敲桌面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腊子口的险，是自然造就的天险；我们当下要逾越的难关，是思想上的难关。我们不能因为怕成绩波动就停滞不前，这才是最大的风险！”

随着支委们统一思想，连队“研战室”正式开始运转——无需固定的授课教室，战车旁、训练场边、学习室内，处处都是官兵们研战谋战的课堂。

那年，该连接到一场英模连队整建制比武考核的通知。比武前，连长李航对大家说：“这场比武，就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‘腊子口’。作为红军连队，平时要争当排头，战时要勇立战功。这一仗，我们必须敢于一搏！”最终，全连官兵同心协力、奋勇攻坚，成功取得西部战区陆军比武第一名，被评为“练兵备战先进单位”，成长为强军新征程上的转型标兵。

“敢于打破头脑里的枷锁，才能找到转型升级的新路”

装甲车场内，一辆辆新型战车整齐列阵。“装备换了，思想如果不跟着换，新装备就是一堆铁壳子。”班长覃崇欢还记得，刚列装那会儿，当了12年步兵的他结结实实栽了个跟头。

那次班组协同战术演练，覃崇欢套用老思路，指挥战车远远停下，全班一股脑地下车冲击，结果被导调组裁定为班组“战损”过半。

复盘室里，看着屏幕上的演练录像，覃崇欢脸上烧得通红。装甲技师刘峰指着回放画面，坦言道：“覃班长，刚才车载火力根本没发挥作用，步兵过早下车，完全暴露在‘敌’火力下。”覃崇欢叹了口气：“我当了十几年步兵，脑子里全是徒步冲锋那一套，看着这一车屏幕按键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。”听到覃班长的话，在场不少骨干深有同感。

“当年连队先辈打腊子口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，都能凭着敢闯敢拼的血性打通前进道路。我们只有敢于打破头脑里的枷锁，才能找到转型升级的新路。”刘峰站起身，对着大家说道。

一天夜里，距离实兵合练仅剩不到7小时，预演调试的新战车却突发故障告警。“明天就要合练，这辆车要是‘趴窝’，整场演练都得受影响。”刘峰闻讯赶来，第一时间开启舱门钻进车体，戴着头灯在舱内仔细排查。

“信号还是异常。”一同守在现场的覃崇欢有些焦急。刘峰对照图纸，反复研判：“低温环境下，接头可能接触不良，必须逐点摸排。”

两人蜷缩在狭小的舱室里，逐条排查线路。经过几小时的努力，他们终于锁定了故障接头位置，顺利完成调试。爬出战车时，天边已泛起鱼肚白。刘峰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笑着说：“我们可得加把劲，早日闯过新装备这个‘腊子口’！”

这一晚的经历，让覃崇欢深受触动。这名老班长开始放下“老资历”的架子，跟着刘峰和其他年轻军士从头学习新装备。历经3个月，覃崇欢逐渐熟练掌握装甲步兵人车协同的指挥技能；刘峰也积攒了3大本密密麻麻的实操笔记，梳理形成十余条装备优化建议。全连官兵合力攻坚克难，在上级组织的阶段性考核中，各专业岗位优秀率突破90%。

“先辈攻克腊子口，靠的是不计生死的冲锋；我们闯过转型难关，靠的是一股敢啃硬骨头的韧劲。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这种‘敢当先锋、敢打硬仗、敢于牺牲’的血性，都是我们的传家宝。”伫立于铁甲列阵的车场，赵指导员感慨道。

“战法只有经过演训场上的千锤百炼，才能承受住实战检验”

赵指导员至今仍对那场战术复盘会记忆犹新——

刚结束的对抗演练中，官兵们连续几轮冲击都无功而返，“战损”数字刺眼地投在幕布上。“我们一上来就集中力量往正面冲，完全被对手的火力‘套牢’了。”班长丁枞熠沮丧地说。

赵指导员没有急于讲评对错，转头讲起了腊子口战斗中那根攀崖绳索：“大家不妨想一想，当年腊子口一战，红军正面强攻受挫，是靠什么破局？不是一味硬拼消耗，而是跳出惯性思维，实施迂回奇袭。今天这场演练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跳出正面硬冲的套路？”

官兵们低下头，仔细审视眼前的沙盘。随后，丁枞熠指向沙盘右侧一处杂草丛生的峡谷，问道：“这片山沟对手布防薄弱，但道路崎岖难行，之前由于机动不便，我们直接将它排除在方案之外。如今有装甲战车，能不能让战车正面佯动牵制‘敌’火力，步兵班组从这里隐蔽抵近？”

“可行！”作为无人机操作手的吴世荣兴奋地接过话头，“我可以操控无人机侦察，先探出沟壑沿线火力点，让迂回班组规避埋伏。”官兵们围在沙盘四周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反复推敲方案细节。

很快，第二轮演练打响。该连数辆装甲车持续对“敌”阵地实施正面火力打击，牵制对手。丁枞熠带领两个步兵班钻进灌木横生的山沟，向前隐蔽机动。吴世荣则匍匐在土坡后方，紧盯屏幕回传画面，逐一标记火力点坐标。随着步兵班组抵达预定位置，丁枞熠一声令下，官兵们骤然扑向“敌”后方。对手阵脚大乱，连队顺利完成破袭任务。

“战场态势瞬息万变，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胜利。”这场演练后，连队组织30多名各专业骨干建立攻关小组，开设“剑法论坛”，就地研讨各类实战难题。论坛上，吴世荣抛出构想：“无人机如何更好地投送爆破装置，为步兵开辟通路？”

“山地峡谷信号遮挡严重，一旦无人机失控，反而会暴露我方行动，风险很高。”有人觉得困难，吴世荣却说：“正因为难，才要去试。当年长征路上，哪一步不难不险？”

于是，吴世荣抓住一切训练间隙攻关。为模拟峡谷信号环境，他带领小组成员一遍遍穿梭于山间，反复测试信号传输阈值、进行装备调试。最终，连队总结形成了一套新的组训方法，他参与编写的《无人机实战运用》教案在全旅推广。

今年，一场全军大赛举办，吴世荣与队友密切协同，夺得团体第一名。庆功会结束后，他把奖状放进连队荣誉室，带着设备又奔向演训场。“获奖不等于战斗力，战法只有经过演训场上的千锤百炼，才能承受住实战检验。”他说。

硝烟远去，征途未竟。今年的演训中，随着新战法落地运用，连队顺利完成多项重难点任务。如今，该连正着力攻坚装甲步兵有人无人协同战法。

战场形态不断变迁，但那根象征勇气和智慧的攀崖绳，始终握在一代代官兵手中。新时代的“腊子口”前，“吕庄英雄连”的官兵，依然向着能打仗、打胜仗的目标奋勇冲锋。

甘以热血赴长路

■杨　悦

关于长征的记忆，总是与红色有关。

那红，是地图上蜿蜒的飘带，是队伍前熠熠引路的红星，是西风漫卷的赤色旗帜，也是红军将士一路跋涉、一路战斗而流淌的灼热鲜血。

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。1934年10月，红一方面军8.6万余人踏上长征路，仅有7000多人抵达终点。二万五千里征途上，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倒下。习主席指出：“长征期间，面对异乎寻常的艰难曲折，党和红军信念如磐，在枪林弹雨中向死而生，在生存极限中绝境求生，在千锤百炼中浴火重生，展现出百折不挠、一往无前、英勇战斗、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精神。”

湘江与大渡河的流水，染过这红色；夹金山与松潘草地的土地，浸过这红色。那条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上，多少革命先辈擦干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战友的尸体，又挺身战斗、前仆后继。
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，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偶遇的“一个露齿而笑的红小子”，他们曾“大谈恋爱、战争及其可能的结果”。

“这场战事结束后，预备干什么……”“那时我已经死了，我们大半都将死在这场战争中。”这个红小子微笑着对斯诺说，目光无比泰然。

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他们坦然地面对死亡，为的是让国家与民族重获新生。

湘江之役，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曾于牺牲前斥问敌人，“革命的烈火，岂是你们能扑灭的”；长征开启，奉命留守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，就义前写下家书，“生是为中国，死是为中国，一切听之而已”；草地延绵，年仅17岁的宣传队员郑金煜，弥留之际告诉战友，“希望党的路线胜利”……

毛泽东同志说：“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，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，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”那段漫漫征程上，红军将士以不惧艰险、向死而生的信念，为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开辟出一条光明的前路，也将不畏牺牲的底色，深深熔铸于人民军队血脉。

长征胜利多年后，老红军吴兴回忆道：“过雪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以前的事情。我们到了雪山，一座一座地翻过去。有时候我以为永远也过不去了，那时候我想要是我们失败了，过不去了，下一代人会接过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，最终取得胜利。”

岁月流转，硝烟散尽。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没有雪山草地的艰险，少了直接的生死考验，却充斥着新的风险挑战，横亘着新时代的“娄山关”与“腊子口”。长征所淬炼的牺牲壮志，已然化作强军新征程上的旌旗，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指引着前行方向。

征程·回响

循着先辈的足迹前行

■上等兵　王春龙

征程·心语

入伍前，“腊子口”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课本上的陌生地名。来到连队后，当我站在荣誉室展板前，看着老兵指尖拂过泛黄的史料照片，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战斗，那一刻，我开始读懂“腊子口”这个地标的重量，脑海中先辈浴血冲锋的姿态也愈发清晰。

下连不久，一项考验便摆在我面前。那天，排长找到我，问道：“旅里组织了一场兵棋集训，我们打算推荐你参加，敢挑战吗？”我挺直脊背，高声回答：“敢！”

进入集训队，压力瞬间袭来。全队25人，列兵只有我一个，军事理论基础薄弱、战场研判能力不足的短板很快显露出来。理论考核中，我的成绩始终在及格线上下徘徊。深夜时分，我也曾暗自怀疑：作为一名列兵，我真的能跟上集训节奏吗？

内心动摇时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腊子口峭壁上攀崖冲锋的身影——先辈们不计生死敢闯天险，我怎么能被考卷和数据困住？我坚定地告诉自己，棋盘亦是无形战场，一定要跨过这道难关。

白天对抗训练排得满满当当，我便利用夜晚拉着战友研究战法。“这个点位布防有漏洞”“兵力投放时机还需调整”“突击车的机动值还能优化”……我们围在屏幕前，对着地图反复打磨方案。日复一日的历练，让我的推演能力快速提升。旅级考核中，我取得第4名的成绩，同时拿到战区陆军兵棋比武入场券。走进赛场，我和队友密切配合，灵活运用战术展开较量，最终成功夺冠。

捧着荣誉回到连队那天，重温荣誉室展板上那场险绝的战斗，我心中感慨万千：时代变迁，战争形态快速演进，但连队代代传承的敢打必胜的血性从未改变。革命先辈向绝壁冲锋的身影，时刻激励着我，让我有勇气、有力量继续攻克未来面对的难关。

（**黄体彪**整理）



该连官兵开展班战术演练。

版式设计：杨　磊

本版图片由连队官兵提供